

快速查询

搜索



-中国涉藏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导航 -特色子库→西藏图片库 专题库

-中国涉藏图书题录检索数据库→图书导航 涉藏人物库 藏传佛教寺庙库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资料中心 > 语言

南语

——选自《敦煌南语文本简介》

作者： [英] 陶玛士 文 玉文华 杨元芳 译 撰写时间： 1992-12-12 14:02:15 来源： 西藏研究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1925年，在叙述浑末王的公主嫁与于阗统治者为后，始知有个南国的存在。参看《藏文文献资料》，第一卷，第130页和注5。1928年的《英国亚洲学会期刊》（JRAS，第630—634页）记述了南（Nam）或南巴（Nam-pa）王国、南语和南地（Nam-tig）人。材料引自斯坦因从现在著名的千佛洞石室带回来的一些早期藏文抄本，这些抄本显然记载了藏东北青海湖地区的民间传说。文章将征引的名称与一些相同的藏语名称相印证，从而得出结论：这些民间传说实际上是南语的译文。这种语言与本书发表的文本相同，其中片断曾经发表，1939年刊载于《英国亚洲学会期刊》（第193—216页）。①

这一南语文本抄本是斯坦因于1907年从甘肃敦煌千佛洞石壁珍藏的文书中，设法得到的收藏品之一，其细节已在附加的注释中提及，它是当时中国所用的厚黄纸卷轴形式，由卷轴背面的汉文可断定系八至九世纪时所写。卷轴首尾残断，系由若干段粘合而成。从接合处汉文的手迹及其原文的连续性，尚可决定其书写先于藏文。汉文原文为《善法华莲》，其中一部分相当于Tai-sho版的30—33页。全卷残存约1/15，若全轴完好无损，在一面写完全部《善法华莲》，则其长度应约为216英尺，而残存部分却仅约16英尺7英寸，与应有长度无法相比。然而，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轻易认为南语文本竟有如此长度；汉文本的一部分可能续缮于卷轴背面，末端余下空白，足够书写南语文本；或者这一卷轴在第二次使用时已告残破，或其割裂充作此种用途；或南语文本仅占局部空白，凡此种情况均可能发生。从而，要估计整南语文本存留部分的比例实属困难，也许卷首缺失不多，卷尾损失尤少。

南语文本第398行的文字，大部横贯整个卷轴。有一短行（1.61），在卷轴右侧纵长方向有删节笔迹（II、353—6行对面）。每行平均音节数为13或14。在抄本不规则撕裂的开端处磨损严重，以致II、1—4行几乎完全难以辨认，II、5—8行左边一半模糊不清，II、19—65行受到类似影响，惟程度较浅。II、393—8的最后6行也不清晰，且复残破。卷轴两侧边缘均告破损，多处撕裂；并因受潮而褪色。②

南语文本的记述有两个、或确切地说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分裂或分歧的思想十分突出，哀叹分裂产生的恶果；也赞美联合和友谊。这一

分类检索

- 经济
- 民俗
- 宗教
- 艺术
- 医药
- 文学
- 历史
- 地理
- 社会
- 交通
- 学术
- 藏学
- 传媒
- 人物
- 教育
- 体育
- 科技
- 政法
- 语言
- 书评
- 环保
- 文化

观念在东部和东北部藏人思想中似曾居于主导地位。在另一藏文文本中，记述道德沦丧的恶行之一是：

父子反目为仇 (p (h) un-phye)；兄弟析产分居 (p (h) ye)。这一事实对我们并非无关紧要；因phun-phye一词，藏语字典中付之厥如，显然phun义为‘堆’，‘群’，‘集聚’；phye义为‘分离’。第二个成分是动词，我们发现系于‘种族分开’中的动词 (phye)。这使我们认为南词语pun-te-goar-nar (204) 其确切意义为‘联合 (phun) 的新 (藏语gsar) 力量 (nar)’、而下句

hkrug-hrdzo-hgyud-due (18)

‘关于好争吵的牦牛 (hrdzo) 种族’

以及

hkrug-kyan-hldom-re-hrno-hdzar (371—2)，

‘冲突平息，敌友联合’；

可以看出hkrug=藏语hkhrag ‘动乱’，‘争吵’，‘斗殴’，‘吵闹’。这种情感的物质基础也同样适合于我们。前已征引汉籍记述羌人内部各部落争斗剧烈频仍，史籍所载各族长期纷争的历史表明，中原政权所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部落无论大小强弱均未能置身于这一政策之外。

第二个特点是文本明显地反映了道德与实践的大量混合，有助于对文本的解释。毋庸置疑，谚语智慧存在于一切人类群体；我们从西藏东部得到的一本文本，其中有篇《松巴母亲的教谕》，松巴的教谕并非臆昧或野蛮人的谚语，而是与青海各族经过许多世纪的接触，由之在不同方面吸收了汉文化，从而表现出一种共同意识的思想状态，这是不足为奇的。南语文本有6行 (II、120—3) 关于htsog-hram的对偶诗句，htsog-hram之义当为‘友好联合’，II、124—7的6行相似的诗句，其中的hldan-hkran义为‘正直的’。试图翻译这些或类似的段落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藏文抄本的一些段落也有类似的思想情感，甚至更系统的社会阶段的叙述也有所反映，而不是严肃的种族史。可将II、60—1两行诗句作为早期朴素的、智慧的范例：

hkhu-tsa-sid-dze-hpha-hnur-hnur

gphah-tsa-glom-dze-hkhu-hnur-hnur

‘当舅父家族 (母方) 地位高时，父亲呻吟；当父亲家族过分 (或傲慢) 时，舅父 (母方的人) 呻吟。’

II、158—60的三行诗句：

chos-ta-nan-re-hde-ta-rgyen-hlab-ta-hwen ||

hnah-hchos-hre-ge-hldan-myi-Seg |

spye-chos-hre-ge-gtsah-myi-hrgan |

‘初期不好，昌隆日增，说活徒劳。

春天出生（开始），枝条不折（或不燃）；

夏天出生，谷物不熟；

冬天出生，雀鸟不飞。’

第三个特点是喜爱动物，天性热爱民间文学，马和牦牛最为突出。当然，前者是驰骋、战斗和抢劫的部落生活的支柱，已为旅行者的报导所证实，从而使他们特别注意窥伺马匹，据说罗布泊东南的库木沙漠还有野马。马因依赖人类而使之与其同胞野驴分离，如今仅在遥远的高原才能见到野驴的踪影。用套索和长矛猎取的野牦牛生性凶猛。驯养的牦牛和犏牛是西藏特有的牲畜。从还在使用骆驼的中国直属行政区西宁前来的旅行者，当其行经西藏边境抵达塘卡时，会发现置身于牦牛地域；很可能出自种族的考虑，这一牲畜进入了民间传说。南氏人虽然自古以来便熟悉生活于阿尔金山脉的野生骆驼，但可能由于在肥沃的南山高地从事农耕，从而更加关心驴。就我们所知，它们似乎以挂铃铛的看羊人出现于故事中。也许驴国和牦牛国在思想情感上有天然的差别。绵羊和山羊在所有地区均十分普遍。骆驼在藏文（残本）译本中未曾述及，而在南语文体中则也许是可以辨识的。虎和熊在两种文本中均可以见到。

1, 2, 3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